

南史识小录

南史識小錄卷十

錢唐沈名蓀潤芳秀水朱昆田文盜

原輯

後學錢唐張應昌補正

梁列傳

本史補

王茂從武帝東下師次秣陵東昏大將王珍

國盛兵朱雀門梁武軍引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

韋欣慶執鐵纏稍翼茂而進大破之茂以元勳賜

鐘磬之樂後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及覺命

奏樂鐘磬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曰此樂天子所以

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

以上王茂傳

曹景宗父欣之路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

每箭殺一蠻

從梁書有一字蠻散走

景宗為郢州刺史鬻

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
東西數里歲旱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
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
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馳詔追停及
魏軍攻鍾離蔣帝神報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
挫敵人凱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溼帝數宴見
功臣道故舊景宗酒後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
笑樂以上曹景宗傳齊明帝輔政引夏侯詳及裴叔業日
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
爲福始不爲禍先湘州城南有峻峯舊傳刺史登
此輒代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

之志

以上夏侯詳傳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州積歲連兵人

失業夔於蒼陵立堰溉田歲收穀百餘萬石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尊兄弟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夏侯譙麤險薄行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

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拉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並

還都第譙破第納焉

以上夏侯夔傳

魚宏西上至江陵逢

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宏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魚宏傳

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

有十一領及覺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爲西陽武昌二郡心惡之遂卒於

郡古土

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日急道恭

用四石烏漆大弓射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

人望弓皆靡道恭病篤取所持節授兄子僧勰曰

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

柩相隨

以上蔡道恭傳

李膺有才辨武帝謂曰今李膺何

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曰昔事桓靈之主今

逢堯舜之君

李膺傳

馮道根年十三郡召爲主簿不

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

道根領阜

陵城戍初到時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笑之

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塹壘未固魏軍奄

至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戰敗

之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

武帝指道根示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

大樹將軍也道根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

武帝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以上馮道

樹傳康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帝使畫工圖絢形遣

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否

康絢傳

張宏策與梁

武幼親狎隨帝遊處每入室嘗覺有雲氣體輒肅然

由此敬異梁武陳計於兄懿曰始安欲爲趙倫形

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又曰徐孝嗣才非柱

石聽人穿鼻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作亂夜燒神獸

門總章觀尚書省雲龍門上御前殿命打五鼓賊謂

已曉乃散以上張宏策傳張緬年數歲外祖劉仲德曰此

兒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緬居憲司推繩

無所顧望號爲勁直帝令畫工圖形臺省以勵當官

以上張緬傳張纘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睂目疎朗神

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梁書作八葉有

逮吾者其此子乎秘書郎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

之選居職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

內書籍裴子野與纘爲忘年之交武帝詔曰纘

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可尚書僕射纘讓表自出守

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以上張纘傳

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張綰

爲中丞兄纘爲僕射及就列兄弟並導騶分騶兩塗

梁書作分

前代未有

張綰傳

庾域新野人梁文帝歎

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

域爲梁州錄事參

軍帶華陽太守魏軍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

自封題指視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

堅守衆心以安

以上庾域傳

庾子興侍父醫藥言淚恆

并

庾子興傳

鄭紹叔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

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殆以此誤朝廷

也臣之罪深矣

鄭紹叔傳

呂僧珍童時從師學有相工

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後爲典

籤知軍事司空陳顯達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

當不見減深自努力 武帝榮以本州拜南兗州刺

史親戚兄弟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

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以上呂僧珍傳 齊

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樂藹參知州事嘗問城隍

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 人或譖藹

解門如市疑遣覘之藹方閉閣讀書 長沙王將葬

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

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殿本考證云久灰關本作萬匹又註云匹一作石 按梁

書作萬石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

物 藹爲廣州刺史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

以上樂藹傳 樂法才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云法

才實才子。法才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

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

爲百城表矣。

還鄉。割宅爲寺。棲心物表。

以上樂法才傳

雖異帷幄之勳。亦贊雲雷之業。

論

長安平宋武帝

舉酒賜沈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

賞。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沈林子謂檀道濟曰。潼

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

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

而林子捷書。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曰。王者之師。本

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

蔡興宗爲

郢州。引沈約爲參軍。記室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

師表。

齊文惠太子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

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
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
欲我夙興可恆早入 約遭母憂武帝以約年哀不
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 約立宅東田爲郊
居賦以序其事 約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宮
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
亦悲焉爲之罷酒 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
約兼而有之 約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
約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約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乃呼道士奏章於天稱
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帝聞譴責約懼遂卒有司謚曰

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以上沈梁武帝

制干文詩陳書作沈衆爲註解沈衆范雲六歲讀

毛詩口誦九紙雲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

構雲每陳朝政得失於竟陵王子良爲雲求

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詔事汝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

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咨嗟良久曰不意

范雲乃爾雲使魏魏使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

初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

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暉之舍暉之

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

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雲嘗侍宴帝謂臨川

南史載小錄卷十梁列傳六

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
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帝與
雲言及舊事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宮有天
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恆以爲恨孫康

伯翳父

貧嘗映雪讀書

以上范雲傳

胡景略與趙祖悅同軍不

和景略一怒自齧其齒

齒皆流血

韋叡晝接客旅

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

魏圍昌義之於鍾離叡援之於邵陽洲大敗魏軍遣

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

帝遣周捨勞軍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曰君此獲

復與熊耳山等矣

叡曰爲將當有怯時

梁書時字下有不可

專美

叡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居家無事慕萬石

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

以上章叡傳

章粲累

遷右衛率領直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
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聞侯景作亂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共

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妄動時孝儀

置酒粲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假令無敕

豈得自安章粲今日何情飲酒

以上章粲傳

章載年十

二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應無疑滯

載

以疾去官有田在白山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不入

籬門者幾十載

以上章載傳

章鼎明陰陽逆刺尤善相

術韋鼎傳

韋駟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黯快

快謂人曰韋粲已落驛驢前朝廷是能用才否

韋黯傳

裴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左遷始安太守致書

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

令爲三始非其願也

魏壽陽守將挑戰邃爲四甄

以待之魏衆大敗

以上裴邃傳

裴邃廟在光字寺西堂

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屬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道

經二廟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裴之禮傳

襄陽人開

古冢得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亦不能讀直云

似是科斗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

淹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曰今爲南司

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於是彈謝朓、王績、庾宏遠及刺史劉峻、陰智伯等內外肅然。明帝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淹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淹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缺，竟不成。

以上江淹傳

任昉八歲製月儀辭義甚美。

褚彥回謂昉父遙

曰：「聞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王儉每

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

儉令昉作文

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

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

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

永元中昉紆意於梅蟲

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

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昉好交結得其延譽者

多見升擢坐客恆有數十時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

君也 昉卒殷芸與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

元龜何寄指南何託以上任昉傳 王僧儒七歲能讀十

萬言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儒與徐夔俱

爲學林 梁武問僧儒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

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典籤

所糾免官 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儒

答曰古人嘗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

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

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砭石